

楔子 天外飛來的弟弟

沿著污水，秦襄兒乘著船來到汴陽城沿襄河最大的渡口。

一個多月的奔波令秦襄兒有些累，幸虧這偏遠地界不似京城講究，仕女們毋須戴著帷帽，於是她立在船尾，大大方方昂首迎著夏末的微風，理了理額際微微散落的細髮，用帕子抹去一把薄汗後，船上渡客也下得差不多了。

落在最後的她，笑吟吟地對著撐船的老船夫說道：「謝了老爺子，一共多少銀子？」聽到銀子兩字，老船夫露出一抹微妙的笑。

這姑娘儀態優雅，談吐不凡，一開口就是銀子，還是由鄰近漢陽府的南河渡上的船，推測是來自北方大城的大家閨秀，身上那襲半新不舊的細棉衣，脂粉不施的面容，還有頭上簡單的木釵，顯然只是為她的出身作掩飾。

年輕人還是嫩啊！這麼一個嬌滴滴水靈靈的姑娘家，靠著蹩腳的偽裝，千里迢迢的來到這龍蛇混雜的地方，還沒有出事，簡直老天保佑。

老船夫意在言外地回道：「姑娘忒風趣了，小老兒在這污水上撐一個月的船，都還見不著一塊銀子呢！只要十文錢就好。」

汴陽城四面環水，西北有襄河，東有太白湖，南有長夏河，全流入污水。

因著污水孕育了當地幾百代人繁榮，所以不管大河小河，當地人一概稱污水，就像魯省至聖先師後代，不會有多少人記得當代家主大名為何，但只要姓孔的都會說自己是孔子後代，是一樣的道理。

然而船夫這麼簡單的一句話，卻讓秦襄兒驚出一身冷汗。

她畢竟還是未經世事，天真的以為裝窮就能低調地混跡人群之中，殊不知遇到老練的把式，一開口就露了餡。

雖然她是真窮，由家裡逃出本就帶不了多少細軟，加上個把月的趕路，她今天若再到不了地頭，撐不了多久可要餐風露宿了。

即使如此，她還是感激地掏出了身上僅剩的一兩銀子遞過去。「謝謝老爺子了！」十文是船資，其他的就是賞賜了。

老船夫笑呵呵地接過，在她下船之後，搖搖頭又將船撐走。他能幫的也只有這麼多，這姑娘日後是福是禍，也只能靠她自己了。

這裡應是汴陽城最大的渡口，放眼望去舳舻千里，岸邊有幾個巨大的磚屋，應該是造船廠，力工船夫們來來去去，渡客下船後馬上又換上新的一批，也有一些走街串巷賣吃食的小販，人聲鼎沸。

而這樣的熱鬧無端讓秦襄兒鬆了口氣，如此一來她一個獨身少女出現在此，也不會顯得太突兀。

就在她思索著該往哪個方向去尋前往楊樹村的牛馬車時，突然一個不到她腰際的黑影直撲向她懷中，撞得她趔趄了下，險險扶住旁邊的路樹才沒被撞倒。

那抱住她大腿不放的，是一個雙目靈動唇紅齒白的小男孩，目測約莫五、六歲，瞧她與他對上眼了，小男孩嫩生生地道：「姊姊妳來了！小舶等妳好久了！」

姊姊？秦襄兒只覺莫名其妙，正待開口問，卻又聽那自稱小舶的小男孩說道：「有位婆婆說要帶我去找爹娘，可是咱們爹娘早就不在啦！我說我哥哥姊姊馬上就來

了，婆婆還不信呢！」

秦襄兒隨著小舶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就見一個長相猥瑣的婆子在人群裡躲躲閃閃的，卻用著不懷好意的眼光直直打量著她與那小男孩。

似乎有些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秦襄兒在心中暗讚一聲小男孩的機靈，順水推舟的將他抱了起來，笑道：「是啊！姊姊等你好久了！小……小舶怎麼才來！」

小舶一臉無辜。「小舶找不到回去船廠的路了，哥哥在那裡造船。」

原來是船廠的孩子。秦襄兒環視了周邊約四、五個大船廠，還有幾個小型的只能承修小漁船、渡筏的工坊，餘光又瞥見那婆子還在遠處偷窺著，便不動聲色地假意與小舶親香，貼近了他的臉，而後在他耳邊輕聲問道：「你哥哥的船廠有什麼特別的標誌嗎？還是附近有什麼其他的攤販店家？」

小舶似乎覺得這樣臉貼臉很好玩，他也捧住漂亮姊姊的臉貼了回去，然後學著她，在她耳邊低聲回道：「我忘記了！不過哥哥常常在船廠門口向貨郎哥哥買糖給我吃。」

秦襄兒頗感哭笑不得，這賣糖的貨郎走街串巷的，哪裡能做得什麼準。不過她還是抱持著僥倖的心態，將這頗有分量的小男孩放回地上，然後牽著他的手往大船廠集中的地方行去。

這小舶的衣著雖不富貴，卻也是細棉的，看式樣針腳還是成衣，足見家境不差，再者他哥哥還有餘力時常買糖，秦襄兒推測應該是在大船廠裡工作的人，才有這種財力，於是一間間的逛過去。

小舶始終一臉迷糊，而後頭那婆子還遠遠綴著，令秦襄兒益發警戒。突然，迎面來了個背著大箱子的貨郎，她心頭一喜，連忙攔住了人。

「小哥可有賣糖？」她朗聲問道，得到確定的答案後，摸了摸懷裡還有幾文錢，便拿了幾枚出來遞過去，「這些全買了。」

在那貨郎取物時，秦襄兒又狀似若無其事地問道：「小哥，你可曾見過我弟弟？他說他常買糖，很好吃他很喜歡，就是我初來乍到，不確定是不是和小哥你買的。」貨郎笑道：「可不就是我嘛，這小弟是榮華號蕭大師傅的弟弟吧！怎麼成姑娘妳的弟弟了？」

「我們久沒見了，今天剛相認。」秦襄兒含糊帶過，也不多作解釋。

那小哥瞧她也不像個壞人，把糖給了小舶後，揉了揉他的頭，便收拾貨箱離開了。小舶看了看手裡一大把的糖果，莫名地有些心虛，便塞了一半回秦襄兒手中，然後自己才塞了一顆進嘴裡，那甜中帶酸的滋味，讓他大眼兒滿足地都眯了起來。秦襄兒很想笑，但想到後頭那個怪婆子卻又笑不出來，納悶地付著這孩子懂得向旁人求助避開那怪婆子，卻又怎麼如此相信她，隨便就跟她走了，還毫不設防的吃她買的東西？

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她想到先前下船時老船夫的反應，看來自己真是生了一副人畜無害的長相，說的好聽是平易近人，說的不好聽就是善良可欺。

君不見不僅這孩子不怕她，賣糖的貨郎被她一糊弄就信了她是小舶的姊姊，那婆子到現在都還沒有放棄跟蹤，說不定連她都成了那婆子的目標呢！

這下她真有些心急了，隨手將小舶給的糖塞進荷包裡，直接攔下一個路人，問明了榮華號是街底最大的那一家船廠，紅磚黑瓦的大建築十分醒目，她索性抱起小舶，說道：「走，姊姊帶你去找哥哥。」

她這一路的作態，只怕那婆子要看出不對了，跟得越來越近，她的腳步也越來越快，最後幾乎是抱著孩子奔向榮華號，而後頭婆子也跟著跑起來，頗有幾分勢在必得的姿態。

秦襄兒直衝進榮華號，氣喘吁吁的連話都說不出來，而船廠裡的工人們就這麼莫名其妙地看著一個少女抱著孩子闖進來，原本手裡正在做的事也全都停了下來。或許是沒看過這麼標緻的姑娘，廠裡一群大男人們有些不知如何反應，而其中一個大娘卻是眼睛一亮，推開擋在前面的工人，快步來到秦襄兒身前。

「唉呀小舶！我的小祖宗啊你可回來了！你哥哥找你找得快發瘋了！」

秦襄兒見這大娘認識小舶，小舶也脆生生喊了聲許大娘，終於鬆了口氣，將懷裡的孩子交給許大娘。

「姑娘妳是……」許大娘接過小舶，這才問起秦襄兒來歷。

秦襄兒卻是無暇解釋，直接指著還在船廠外鬼鬼祟祟張望的婆子說道：「外頭那婆子恐怕是拐子，要拐帶這孩子被我遇著了，還一路從渡口跟著我們來到這裡，你們快去將婆子拿下問個清楚！」

許大娘聞言臉色大變，這渡口一帶一向混亂，拐子不時出沒，這類人都是百姓最痛恨的，要抓到了當場打死都有可能，如今拐子居然把腦筋動到他們榮華號的家眷身上，簡直孰不可忍！

「你們聾了？還不快抓人！」

廠裡的工人們這才反應過來，一個接一個往外頭衝去。

躲在外頭的婆子見勢不對就要跑，可一回頭就被一個高出她幾乎兩個頭的高大男子擋住。

「哪裡來的刁貨，快滾開別擋了老娘的去路！」婆子大罵。

然而她還來不及閃過那人，就被男子拎住了後領整個提了起來，接著她便聽到一個冷到了骨子裡的聲音，令她全身控制不住地顫抖。

「敢抓我蕭遠航的弟弟，妳算是有勇氣的。」

接著那婆子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自己已經被五花大綁，嘴裡還塞了塊臭烘烘的布，越掙扎，那繩子就綁得越緊，驚嚇之餘，她被拖到了眾目睽睽之下，終於看清了制伏自己的男子。

那男人又高又壯，一身腱子肉卻不顯贅龐，很是精實，生得濃眉大眼，鼻子高挺，五官也算端正，就是那股子冷硬之氣，硬生生的讓他多出一股不好惹的氣勢。我老命休矣！那婆子心想。

剛剛上街去尋弟弟的蕭遠航未果，本想回船廠看看弟弟是不是自己回來了，卻在門口就聽到了秦襄兒的話，自然是不會放過那對自家弟弟心懷不軌的拐子。

然而當他抓到人回船廠後，卻發現廠裡只剩許大娘及小舶，而那驚鴻一瞥就令他心頭悸動的美貌少女卻已杳無蹤跡。

「那姑娘呢？」他沉聲問。

未待許大娘回答，小舶已搖著滿手的糖說道：「姊姊走啦！她還請我吃糖呢！」許大娘連忙接口道：「是啊，她走了。那姑娘真是難得一見的好性兒，你不知道，是小舶自己找上她求救的！我聽小舶說了姊姊這一路是怎麼幫他的，都聽得我冷汗直流……」

聽著許大娘敘述那姑娘做的一切，小舶還不時在旁補充。

蕭遠航漸漸釐清了整件事的輪廓，想到地上那奄奄一息的婆子，可能把那姑娘都當成了拐帶的目標，看往那方向的目光又多了幾絲冷意。

他揉了揉弟弟的頭，忍住了教訓他的衝動，只是認真地問道：「你知道那姊姊叫什麼？住哪裡嗎？」

小舶搖了搖頭，小臉一片茫然。

蕭遠航沉默片刻，看向了人來人往的大街，而後沉聲道：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會把她找出來的！」

第一章 投靠窮困姨母

秦襄兒花了老半天的時間，終於找到行經楊樹村的牛車，抵達時也鄰近日暮時分。往村裡的路雖然大，卻是石礫坑洞遍布，人走都有些勉強，更別說行車了，難怪那駛牛車的人在村口就把她丟下。

一入村就會發現整個村子被茂盛楊樹林包圍著。

村子的屋子大多老舊破落，有的人家籬笆都倒了一半，勉強強強用漁網攔起來，免得家裡的雞跑出去；有的人家在屋旁種了青菜，被夏末陽光曬得奄奄一息，毫無生氣；甚至有的人家連門都沒有，土坯屋都塌了一角，只要經過就能把家裡缺桌少椅的情況看得一清二楚。

她突然有些擔心，自己聽從母親遺言，前來投靠母親曹秀雅的庶妹曹秀景，不知是不是個好主意。

這是個一貧如洗、死氣沉沉的村子，明天是藍的，樹是綠的，但在她眼中的楊樹村卻蒼白得很。

好不容易遇到了幾個婦人，問明了陳家的所在，秦襄兒來到門前，看著同樣是繩床瓦灶的土坯屋，不過比旁人家整潔一些，至少籬笆是完整的，她的心情不由七上八下。

「請問是陳大力家嗎？」雖然沒有關門，秦襄兒也沒有貿然闖進去，只是在門口呼喚著。

不多時，一個面黃肌瘦的婦人走了出來，面色有些懨懨。

這當家的快回來了，下廚到一半被人打斷總是令人不悅，原本只是不耐煩的目光，在見到面容清麗、氣質高雅的秦襄兒時，先是頓了一下，而後便靜靜地審視著她。

「曹秀雅……是妳的誰？」那婦人問著秦襄兒。

聽到這問題，秦襄兒就確定自己沒有找錯家，鬆了一口大氣後，微笑道：「妳是景姨吧？曹秀雅是我娘，是她讓我來找妳的。」

「妳是大姊的女兒？這麼些年不見，妳也這麼大了，長得真像妳娘啊……」曹秀

景，也就是那婦人，感嘆了好一會兒又問道：「妳娘呢？她怎麼沒來？」

「我娘已經過世了。」秦襄兒目光微黯。「她死前曾提過與景姨感情甚篤，如今京城秦家已容我不得，外祖曹家也沒人了，我只能來投靠景姨。」

幾十年前的曹家是京城的富戶，曹秀雅與曹秀景是嫡庶的姊妹，在閨中時感情融洽，之後曹秀景外嫁湖廣商賈陳家，曹秀雅則是嫁給了同在京城清貴之家的舉人秦沅。

數年後秦沅終於考上進士，外放任福州長樂縣令，曹秀雅一心隨夫，卻不忍女兒一同前往邊陲之地受苦，便將當時已經十歲的女兒放在京中，由秦家的老夫人扶養。

然而這麼多年過去，物是人非，不說京城曹家老人全過世了，留下的小輩基本上都不往來，所謂親人名存實亡；曹秀景嫁的陳家生意失敗，負債累累地回了鄉下討生活，一日過得不如一日，才有楊樹村裡陳家窮得打饑荒的光景；秦家則是長房秦沅、曹秀雅夫妻雙雙過世，只留下秦襄兒這個孤女。

秦襄兒口中敘述著這幾年來秦家的情況，聽得曹秀景眉頭大皺。

「秦家我爹是大房，我還有二叔及三叔，然而我爹是唯一有官位的人，也一直是祖母的驕傲。但前年海寇侵擾福州，殺死無辜百姓近千人，長樂縣首當其衝，我爹事後被拔職判了死罪，我娘也隨他去了，當清貴的秦家再沒有一個當官的人時，我祖母及二房、三房猙獰的面孔便露出來了。」

她苦笑了一下。「因著二叔有舉人身分，他想替自己謀個官職，祖母也覺得秦家清貴之家的名聲要延續下去，就得有個人做官，但秦家並不富裕，他們唯一捨得拿出來賄賂他人的，也只有我的婚事及母親的嫁妝了。」

「所以二叔與祖母說好了，要將我送給戶部的照磨大人，讓二叔有機會進照磨所當個處理文牘簿籍的小吏，我自然是不會遂他們的意，想起母親生前時常提起景姨……」

曹秀景聞言嘆息。「我明白了。秦家人那德性我也不是全然不知，打著清貴世家的旗幟，骨子裡都是些自私自利的，只有妳爹好些，但太過正直就是成了秦家的搖錢樹，妳逃出來是對的，秦家人也不可能想得到妳來找我。可是妳也看到了，陳家現在並不好過，實在無力再養一個人，妳來投靠我，只能說妳來得時機不巧。」這麼多年的磨難，曹秀景也早就不是當年那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了，與姊姊的情誼或許珍貴，但在現實情況下，或許還比不上讓全家人多吃一口飯。

這麼直接說出來相當殘忍，但曹秀景並不想給秦襄兒無謂的希望，甚至是曹秀景自己，這麼日復一日的挨餓受苦，都不知道希望在什麼地方。

在見識到曹家的貧窮後，秦襄兒雖然早就預料到這個結果，但當事情真的發生時她還是有些對前途茫茫的無措。

「那……襄兒打擾景姨了，我這就走。」秦襄兒垂下了頭，表情難掩失望。

瞧她這楚楚可憐的模樣，曹秀景欲言又止，最後還是把話吞回了肚子裡。

然而就在這時候，陳家門裡突然跑出一個小孩兒，生得瘦削，卻不難看出眉清目秀。那小孩兒朝著曹秀景喊了聲娘，但看到外頭居然有客人，還是個漂亮的姊姊

時，小孩兒不知怎麼躲到了曹秀景身後，小心翼翼的覷著秦襄兒。

瞧自家孩子如此小家子氣的樣子，如果是個女兒便罷，偏偏是個兒子，還是陳家的獨苗，比起落落大方的秦襄兒不知差到哪裡去，曹秀景氣就不打一處來。

「這是我兒福生，他沒見過什麼世面，也不愛和人說話，每每見人就躲，不知怎麼養得一點也不大氣，都八歲了還不敢自己出門，讓妳見笑了。」曹秀景側身，拍了下福生的頭。「這是你大姨的女兒，你要叫聲姊姊的。」

要他開口，福生更怕了，直接扭頭跑回屋裡，這次是躲到了門板之後，畏畏縮縮的目光由門縫間傳來，依舊一聲不吭。

曹秀景當下心頭火起，隨手抄起還沒處理的楊樹枝條就往門板上抽。「叫聲姊姊這麼難嗎？我看你是皮癢了……」

「啊！」其實也沒打到，但福生卻是尖叫一聲，居然跳出了窗外衝向後院。

曹秀景忍不住拿著枝條追上去，母子你追我跑，院子裡的雞被驚動，咯咯叫著四處亂飛，福生一下子踢翻堆疊好的簍子，一下踩到菜園裡的青菜，院子裡一齣雞飛狗跳的大戲，看得秦襄兒目瞪口呆。

她記得娘親說過，景姨很是秀氣，說話都細聲細氣、溫柔婉約的，像隻精緻可人的百靈鳥兒……

「老娘勒緊褲帶買書給你，教你寫字，都學這麼些年了，想著你會長進些，做事大氣點！結果還是學得七零八落，性子更是小裡小氣，帶出門都丟你娘我的臉……」

秦襄兒臉蛋微微抽動，或許她娘親死後唯一值得安慰的事，就是永遠都不會知道那溫柔婉約的庶妹，已經從百靈鳥變成了老母雞。

瞧那害羞內向的小孩兒已然避無可避，一副要哭不哭的模樣，秦襄兒心裡一軟，不由行入院內，本能的伸手攔了攔曹秀景。「景姨，如果我有辦法讓福生願意好好讀書學習呢？」

「妳有辦法？」曹秀景懷疑地看著她。

「是的，我有辦法，而且不僅僅是替福生開蒙，就算是四書五經我也能教一點，說不準到時候家裡景況就好起來，能送福生上學堂了？」秦襄兒試探性地問道。曹秀景放下手中枝條陷入了沉默。她一點都不懷疑秦襄兒的學識，先別說秦沅此人知書達禮，她大姊曹秀雅的女兒又能差到哪裡去？眼前雖是個好機會，但留下秦襄兒，家裡口糧又會減掉不少……

此時，屋外傳來一個厚實卻洪亮的聲音。

「秀景，答應她吧！咱們福生若能讀好書了，不說參加科考，長大了到鎮上工作的機會也多些，不用像我們一樣留在這窮鄉下受苦受難。」

隨著聲音進門的是陳家如今當家的男人陳大力，他看上去憨厚結實，皮膚曬得黝黑，看上去至少比實際年齡大了十歲，說話卻鏗鏘有力。

「何況這是妳外甥女吧？這麼一個標緻水靈的大姑娘，妳放她一個人在外頭晃蕩真能放心？咱們家雖然窮，但省一省還是能多一碗飯的！」陳大力又道，與曹秀景說完話，還特地溫和地朝秦襄兒點點頭。

曹秀景皺著眉，似是為難了許久，也不知道是替福生啟蒙或是對秦襄兒去處的擔憂說服了她，末了，她只能幽幽吐出一口長氣。「留吧留吧！只是咱們家可不讓人白吃白住的，妳除了替福生啟蒙，其他的家事也得上上心，就妳這嬌滴滴的身子骨，也不知道受不受得住……」

或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落腳處，即使是睡在陳家挪出原本當成倉庫的小房間，秦襄兒依舊睡得香甜。

隔日起身，陽光已經曬入窗內。

秦襄兒睜開眼，還迷糊了一會兒，之後驚嚇地猛然坐起，左右張望發現自己並非位在某個廉價又簡陋的小客棧，而是更為破舊的陳家，但她卻吐了口大氣安心了下來，終於不用再膽戰心驚地怕有人半夜闖進來了！

察覺自己似乎晏起了，秦襄兒連忙起身穿好衣裳梳好頭。

房門外就是後院，院中有一口井，她來到井邊研究了好一會兒，笨手笨腳的好不容易打起半桶水，就著水梳洗完畢，便匆匆忙忙的來到堂屋。

堂屋裡沒人在，她又尋到灶間，依舊是空無一人。

她懊惱自己真是起晚了，陳家人應該都出去忙活了，卻見到福生那小孩兒正偷偷摸摸的躲在柴垛後覬著她，卻不敢上前一步。

「福生？」她試著露出最和善最無害的微笑。「你過來呀！」

福生的反應是直接縮回柴垛後，等了一會兒見她沒出聲，又悄悄的冒出頭來，這次倒是說話了。「娘說，灶裡的紅薯，給妳。」

說完，小孩兒轉頭便跑，彷彿後頭有野獸追趕似的，看得秦襄兒哭笑不得。

因著腹中確實飢腸轆轆，她便按著福生的話彎身去看灶裡，果然看到草木灰底下埋著兩個烤得黑乎乎的玩意兒。

這……怎麼吃？秦襄兒倒也沒有嬌貴到沒吃過紅薯，只她在京城時紅薯吃得講究，端到面前時都已經切塊放在盤裡了，再不濟至少外皮都是乾淨的，像這樣整個埋在灰裡的，當真有些考驗她的接受能力。

然而既來之則安之，她選擇死皮賴臉的留在陳家，早就沒了嬌氣的資格，於是她左瞧右看，拿起了火鉗將紅薯由灶裡夾出來，拿到手裡都還是溫的，終於明白為什麼景姨要把紅薯留在灶裡。

拍了拍上頭的灰，她將紅薯小心翼翼的剝去外皮，輕輕咬了一口，口感倒是綿密，就是甜味差了一點，但充饑是夠的。她美滋滋地吃完一個，又拿起了另一個吃掉，才走出灶房，眼角餘光又看到了柴垛後的那個小傢伙。

她發誓，她看到他吞了口口水。

偏頭思忖片刻，秦襄兒露出一個微妙的笑，回房間取了荷包，來到後院的一顆大石頭上坐下。

「來呀！來吃糖。」秦襄兒朝著福生招手，幸虧榮華號那小舶還了她一半糖果，現在剛好拿來拐孩子。

福生這回不再躲柴垛後了，而是整個人站了出來，又吞了口口水，卻是不敢走過去。

秦襄兒索性由荷包裡拿出一顆糖，塞到自己嘴裡。「快來，再不來就被我吃完了。」福生陷入了掙扎，小臉滿是為難，但最後嘴饞戰勝了畏懼，他一點兒、一點兒小小步的挪到了秦襄兒的身前，然後大眼水汪汪的直視著她手上荷包。

她直接拿了一顆塞進他口中，福生嚇一跳，但很快被糖的甜蜜征服，竟也沒跑，怔怔的站在那兒不動，只是雙眼滿足地眯了起來。

「福生，你娘說今天開始你跟著姊姊我讀書呢！」她像是閒聊般的開口。「你讀了多久的書啊？」

福生的腮幫子被糖球撐得微鼓，眨了眨眼不語，最後食指伸出來，比了個小小的一，看起來很是可愛。

「一年？」瞧他那模樣喜人，秦襄兒輕笑出聲，又問：「那你現在學到哪兒了？」這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動作可以回答的，福生又磨蹭了半晌，好不容易把糖嚼碎吞下去了，才小小聲地回道：「香九齡，能溫席，孝於親，所當執。」

一年才把三字經學個開頭幾句，難怪景姨要發火了。但秦襄兒並不覺得福生愚笨，或許只是教得不得法，姨丈與景姨每日出門忙碌，把孩子扔在家裡自己習字溫書，能學得好才奇怪。

光看這孩子昨日被景姨追得滿屋子跑，有錯就認但堅決不改，足見本身也對讀書這事產生反感了，秦襄兒當下就決定屏棄以往夫子教她時那種照本宣科、死背硬記的方式，反而溫聲說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三字經裡有很多小故事？」她輕輕拍拍身旁的石頭，示意福生坐下。「我們今天不讀書，說故事吧！就說這個香九齡、能溫席的故事。」

福生的確被母親教訓到厭了讀書，但卻喜歡聽別人說話。這新來的姊姊一提到說故事，他馬上忘了對她的害怕與提防，乖乖地在石頭上坐下，興致盎然。

「應是在東漢的時候，有一個孩子名叫黃香，那個時候黃香才九歲……應該就比福生你大一歲，那黃香可乖巧啦！對父母相當孝順，當夏季天氣熱的時候，她就拿起扇子，先將床席搨涼，再請父母就寢，到了冬天自然就是先將床席睡暖……」

不知不覺地日頭高掛中天，接近午時，到林子裡砍楊樹枝條的曹秀景回來了，她一進屋便聽到灶間有動靜，她在院子卸下背簍，走到灶間外默默地瞧了瞧，竟是秦襄兒在做午膳。

見她刀工精湛炒菜嫺熟，曹秀景沒有打斷她，拐個彎進了後院，想打桶水擦擦滿是汗水的臉和手腳，卻見自己早上放在井邊還沒洗的衣服已經晾曬在竹竿上。仔細一瞧除了沒有陳大力的裡衣底褲，其他人的都洗好了，會這樣避嫌的，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秦襄兒。

倒也不是個只會吃白食的。曹秀景微嘲地一笑，打了盆水，又轉身進了自個兒的房間擦身換衣服。

然而她怎麼也沒想到，才一推開房門，就見自己的傻兒子坐在床沿，拿著把大蒲

扇對著空蕩蕩的床猛搨。

「你這孩子又在做什麼傻事？」曹秀景眉頭一皺，放下水盆本能的舉手就想要從福生的後腦杓拍下去。

福生不知道自己快遭殃了，還是很認真的拿扇子搨著床席，一邊說道：「香九齡，能溫席……我、我替娘把床席搨涼……讓娘午睡。」

曹秀景聞言不由呼吸一滯，說不上心中那陡然升起又酸又澀的感覺是什麼。這麼多年來，她還是第一次從這孩子口中聽到如此貼心的話。

要知道因為福生的過度內向，她幾乎都要以為自己的孩子心智有問題了。

已然抬到半空的手，陡然放鬆了力道，輕輕的在福生頭頂摸了摸，說話的語氣前所未有的柔和。「傻瓜，真是傻……可是娘喜歡。」

「那我冬天再替娘溫席。」福生受到鼓勵，下一句話說得可流暢了。

「好。」曹秀景又摸了摸他，奇道：「你今天怎麼聰明起來了？」

「姊姊教的。」福生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姊姊故事說得好聽，還給我糖吃。」

是秦襄兒？曹秀景思量著方才自己回家時看到的一切，都證明秦襄兒應該不是個吃不了苦的嬌小姐。何況就算不論彼此間的親戚關係，就憑秦襄兒能將福生教得好，那留她下來就一點也不虧！

原本對多養一口人還有些不情願的，才一天時間就能讓人改觀，曹秀景不得不佩服秦襄兒很有辦法。

她低頭看著還懵懵懂懂卻仍認真搨席的兒子，不由抿了抿唇，笑了。

曹秀景原本以為秦襄兒會受不了楊樹村貧窮的生活，想不到秦襄兒雖然維持著大家閨秀的優雅與儀態，卻並不嬌生慣養。

陳家前院有座小菜園，曹秀景翻土種菜時，秦襄兒也拿上鋤頭跟著幹活，雖然笨手笨腳，卻一點也沒偷懶；每日早晨洗衣餵雞的活兒她都包了，灑掃庭院也放得下身段，不得不說，有了她之後曹秀景輕鬆很多。

尤其秦襄兒中饋了得，就是簡單的食材也能做出京城的味道，陳家人都很喜歡；甚至鄉下人根本不會的繡花也做得有模有樣，現在福生的衣服不補丁了，反而多了些小鹿、兔子等圖案，讓村裡其他的孩子羨慕死了。

最令曹秀景欣慰的是福生才與秦襄兒學了半個月，就把先前一年都背不了的三字經背完了，會寫的字變多，還能唸得出幾首詩詞，樂得曹秀景當天殺雞加菜，吃撐了眾人。

這一日，陳大力又去了鎮上幫工打魚，曹秀景留在家中，她這陣子砍了不少楊樹枝幹，早就剝下了樹皮搓成細繩子。

秦襄兒原本不解為何要這麼多細繩，就見曹秀景抱著一大捆繩子坐在院子裡，雙手熟練地織起了漁網。

放眼望去，這留在村裡的女眷們幾乎都在織網，左手拿著格距的小尺板，右手是纏滿線的木梭子，一匝又一匝織得飛快。

秦襄兒是個伶俐的，也不待曹秀景多說便自個兒在一旁坐下，取了細繩梭子纏線，一邊觀察曹秀景怎麼織網。

「唉唉，這個妳別做，手會粗的！到時候妳怎麼繡花？」

這陣子曹秀景已完全被秦襄兒的表現征服，再不排除這個不請自來的外甥女，甚至秦襄兒的細緻周到，讓曹秀景覺得自己就像多了個女兒，每日和她說話聊天，比對丈夫兒子說的話還多，所以像這樣粗重傷手的工作，自然也捨不得讓秦襄兒多碰。

秦襄兒無奈地將木梭放下。「景姨，看看這村裡家家戶戶都編漁網，那好賣嗎？」曹秀景隨口回道：「現在雖是打魚的時節，但鎮裡那些漁民早在春天就把網備好，我們就算把網帶過去也賣不出去的，頂多只能接些補破網的活兒。現在做的這些漁網背簍，是要存起來明年春天賣的，只要手藝精細些，運氣好的話，兩三天就能賣出去一副。」

「兩三天一副？聽起來並不好賺啊！」秦襄兒驚訝了。「景姨，我不懂，村子裡的人為什麼要出去幫工，不自己打魚呢？」

聽到這個問題，曹秀景突然古怪地一笑。「妳一定也覺得，楊樹村旁的大河連接太白湖，太白湖又與污水相連，水道如此通暢，必然有漁獲或船運之利對吧？」

「難道不是嗎？」

「這就是外地人對太白湖的誤解，否則咱們楊樹村也不會那麼窮了。」

都說秦襄兒故事說得好，曹秀景顯然也不遑多讓，賣個關子都讓人聽得心癢癢的，不僅秦襄兒睜著水靈靈的大眼滿臉好奇，就連在一旁沙地上拿樹枝寫字的福生都停下手上的動作，直勾勾地看向自家母親。

姊弟倆的神情居然還有些相似，曹秀景差點沒被逗笑，順了順氣後才繼續解釋道：

「太白湖相當特別，許多人認為它與詩仙同名，慕名而來，卻常常找不到地頭。」

「事實上，太白湖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湖泊，春夏之際雨水豐沛，水漲之後污水注入附近的新灘、馬影、蒲潭、沌口等湖，這些湖水會合而為一，變成一個長寬兩百餘里的大湖，便是寬廣的太白湖，秋冬水退，各湖又會彼此分開，所謂太白湖便消失不見。」

說到這裡，曹秀景嘆了口氣。

「所以，一年中有半年時間，楊樹村的水路根本連接不到污水，只有真正鄰近太白湖附近的村鎮才算富庶，能把船隻停泊在其他不會消失的湖中，四季都能撈捕。他們早就形成了勢力，離得遠的像咱們楊樹村等村子，窮得連船都買不起，只能趁著春夏河道通暢的時候去幫工。」

秦襄兒恍然大悟。「難怪我剛來楊樹村的時候，村子裡安靜得詭異，原來大家都去幫工了。」

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，秦襄兒對於楊樹村實在有太多好奇與不解。「既然捕不了魚，咱們楊樹村就沒想過別的生財之道嗎？」

聞言，曹秀景苦笑起來。「怎麼會沒想過？可是楊樹村之所以叫楊樹村，就是因為平素無魚可打的時候，村民們的生財之道只剩那一片望不到邊際的楊樹林。然

而楊樹雖然生長快，至快五年便可成材，但質軟易蛀，並非做建材傢俱的好材料，只能當柴火燒，偏偏這一片林子裡幾乎都是楊樹，其他樹木屈指可數，我們也只好物盡其用的剝下楊樹的樹皮，搓成繩子結漁網，或編成蝦簍魚簍到下游的鎮上去販售。」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秦襄兒也跟著嘆息，明明有著絕佳的位置，卻因為周圍環境的限制，楊樹村硬生生的被逼成了一個窮村。

就在陳家院子裡織網閒聊，一片歲月靜好時，一道尖銳刺耳的聲音幾乎是破門而入，然後一個身材矮胖的婦人大踏步地走進來，身後還跟著好些村民，只是其他人都留在門外探頭探腦，沒像婦人那般無禮。

「哎喲！死人啦！死人啦！」

曹秀景一聽，嘩地一聲就站了起來，開口就對那說話難聽的婦人。「吳春花，妳又在嚷嚷個啥？誰家死人啦？」

「可不就是妳家？」

「呸呸呸！妳這是來討打的是吧？沒事詛咒我家做啥？我看妳家才死人呢！」

這吳春花與曹秀景年紀相仿，一直是死對頭，一個尖酸另一個潑辣，常常一遇上就掐起來。

吳春花嚷著死人，分明在觸曹秀景楣頭，其他村民聽到了，自然都過來看熱鬧，沒想到這回吳春花還真不是無的放矢誠心搗亂，說出來的消息讓村民們都驚呆了。

「我可沒詛咒妳！妳家陳大力捕魚時掉太白湖裡啦！我家那口子幫工打魚的船就在旁邊，早上我去鎮上買東西時就聽我家那口子說了，人都不知有沒有救回來。這不東西也沒買，就趕快從鎮上回村裡和妳報信，唉，真沒想到陳大力生得五大三粗，居然是個旱鴨子，就這樣也敢和人去捕魚……」

不同於村民們的驚異，曹秀景卻是火冒三丈，她怎麼也不相信陳大力會出事，那肯定是吳春花造謠！「吳春花妳胡說八道什麼？妳這女人真惡毒，就這麼希望我家大力出事嗎？」

「哼！好心被當成驢肝肺！那妳就等著吧！說不準等會兒就會有人抬陳大力的屍體回來了……」吳春花絲毫不管氣得快殺人的曹秀景，兀自說得比手畫腳口沫橫飛。

這時候外頭卻傳來吵雜的聲音，由遠而近，隱約聽得到有人嚷著——

「陳大力家快到了，大家讓讓、讓讓，讓他進去！」

在場的人臉色皆是一變，曹秀景更是雙腿一軟，幸虧旁邊秦襄兒及時扶住，福生則是小小聲地哭了起來，模糊地感覺到可怕的事發生了。

吳春花見狀也慢慢收起嘲諷的嘴臉，她也並非真心想看陳大力死，就是嘴快想刺激下曹秀景，現在見人真的抬回來了，加上曹秀景那崩潰的樣子，才有些氣弱，只是總不受控制地說出些難聽話。「我說吧！現在人不是抬回來了……」

一個村裡姓張的大娘聽不下去了，啐了一聲瞪著吳春花。「春花妳就閉嘴吧！這可不是妳耍嘴皮子的時候！」

順著吳春花的消停，陳家大門外走進了一個大個子，那男人頭都快頂到門楣，背

著光看不清面孔，但顯而易見背上背著一個人。

曹秀景連忙迎上，看著男人背上背著的當真是陳大力，全身濕淋淋面色慘白，雙眼緊閉，她當即大哭起來。

「當家的！你怎麼這麼不小心，就這麼去了啊！你這一走，我和福生該怎麼辦啊……」

曹秀景哭得真情實意，那股哀悽感染了秦襄兒，讓她眼眶也跟著紅了，周遭的村民們更有一些跟著曹秀景哭了起來，畢竟陳家在村裡人緣不差。

吳春花的話雖然噁心人，但有了她先前的鋪墊，大家都相信陳大力真的溺水死了。詎料，在這一片悲悽的時候，被背著的陳大力突然睜開眼，用著沙啞的聲音說道：

「哭什麼哭，老子還沒死呢！」

CRESCENT